

集部

震川集卷十二

明　歸有光　撰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畿以禮經第一人薦既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皆喜曰

侍御之孫也與或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於鄉矣復相與歎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同以進士起家仕正徳嘉靖之間為名御史彈劾不避豪貴風威凛然兩都為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齬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不及於朝者餘一紀矣而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此其為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蓋自侍御去位後之為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移之際非予之所能知顧獨

喜侍御雖不遂於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予亦濫厠其間皆與元儒同學相好兹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余執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遐學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予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與京府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托於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為御史大夫上有老成端肅之褒凡所奏興革庶務輙賜報可會歲旱命察舉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覲京師公所舉劾黍免者天下皆以為宜時公年始逾六十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餌以治氣養生為事令年公年七十伯子允哲登進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為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祭之命請於朝得綏赴任之期還歸為公壽同年進士林樹德喬懋敬屬有

光為序竊嘗屏居田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謭陋辭夫人之之所難得者壽考福禄然壽考福禄竊譬之猶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考福禄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故載勝於物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以無德敗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議之且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然稱重於東海之上二子濟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昔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其後稍疏斥鬱

鬱欲罷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為太子傅乞骸骨歸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為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為二千石僅以孝敬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令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屬公子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僭為論之如此且以為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生

既郤賀者或謂予先生之謙德宜然也然而喜且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送人以言敢以言為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今逾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為舉首其名既以聞於天子孰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吳為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為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

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天子於湖湘繼而王峯朱公為大冢宰周康僖公為大司寇王巖周公為少司寇蔡公為通政使莊渠魏公矯亭方公皆為太常柴公為京兆尹顧文康公以文學掌内制進内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中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

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為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剥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剥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无咎以初九為始然天必以前之終者為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剥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鋭天其以是為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予也鄉邦之人故其

言如此然亦不獨為先生賀而已也

瀫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瀫山先生以嘉靖乙丑正月八日為其六十之誕辰王恭人與先生同年其誕以十一月廿二日將于獻歲並舉壽觴里中親友以為盛事而余等方與計偕所宜先之乃即履長之日豫往稱觴而推余為之序盖先生之自河南罷還也為言官所論勵寧李尚書在吏部言如河南左叅政周大禮歷有聲跡又年力方強不如言者

所論會時相與李公相失遽以中旨罷之蓋嘗以為天下每有無才之嘆以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其才與夫用之而違其才是三者天下所以無才也先生罷之明年日本寇東南江淮閩粵之間所在騷動而邊警仍歲起遼薊楚粵山洞之盜間起天子當宁太息思得勘亂戢寧之才天下之士亟進亟罷而時有以庶僚驟陟大吏者矣時蒲坂楊尚書在本兵方為天子所倚毗獨薦先生有英才奇畧負萬里長城之望不為無知先

生者矣而猶未有舉吏部之章以冢宰詔王廢置之文明當時用事者之失以起先生者使人有兀然空老之嘆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之位海内忻然及厚等免歸一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嘆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吾黨諸公於先生不欲為鄉里頌禱之常辭故余言如此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盖祝君子以興起在位為邦家之光而饗無疆之壽也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為重自五十以往始為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為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為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

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于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為其禮者尤以為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叙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説生平感今懐昔之意為多余與先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

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傔從之擕﨑嶇萬里負骸骨
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為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
釋褐為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
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
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輙改官歷閩粵巴
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獻陵藩臬郡
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為湖廣僉憲獨免於
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間

榮辱利害之途退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于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絶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熈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三朝饗承平之福若吾錫

山泰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禀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為之始者昔人論東漢梁統為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之報梁氏尤憯真仁者之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往過

其縣慨想其人者久之今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蓋以歎盛德之世未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爲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用此言之則孝皇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内外之戚

及邑之人往為君壽介其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蒙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源遠而流長也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予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川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極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闕之廻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

而言龍盤虎踞之説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為洞天福地葢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乘雲氣御飛龍於此茅君冣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葛洪許邁陶弘景楊義和之流世皆以為得道仙去雖其説怪迂非儒者之所道要知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司楊君句曲人以進士歴今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予友葛理鄉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葢予識其山

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强之年為大官駸駸乎嚮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予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予亦將因理卿以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為祝乎是為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為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為邦家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福然非有求焉世之急于徼福者其所為常違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

日不止而其至之不覺然且求得于旦暮之間馳騖而無所極其力既已不勝矣此爵禄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公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為大行稍遷郎署出為湖廣僉憲陛叅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卿先生始以少叅入朝而徐公已在内閣矣于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

服闋待命于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
辰也里中士徵言于予以爲先生壽予惟先生佪翔仕
路四十餘年若無意于進者而今亦已躋卿少之列獨
以登科之蚤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紆徐不驟而富貴
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爲冬官屬魏恭簡公爲
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寬靖任職丙申
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予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
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畧無

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嘆其文以為非有養者不能以予之得于先生者如此為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為遲鈍要之于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令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沒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歲百卉畧盡而長松巨柏方有參天之勢葢上將倚先生為卿輔予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國家倣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為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為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即吉者久之方俟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予為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予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為山窮水滙靈秀之所鍾故人

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爲大宗伯朱恭靖公爲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内閣叅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歇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盖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爲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君

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為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為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為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于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為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為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其雲蒸龍變

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為先生壽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代

少傅松谷公以八月某日為嶽降之辰今隆慶之四年庚午為甲子一週中朝士大夫豫相戒將以其日致慶幬公聞之悉謝却不敢當而翰林諸君獨皆有詩以為壽而請序於予公起蜀中登進士歷官禁近侍今天子於潛邸以經義輔導啓沃上既正位宸極遂以舊學之臣入賛密勿為疏以獻皆正始格心之論至於條列天下

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奏入上未嘗不虛已嘉納之其為人忠誠悃愊人望之者不言而莫不晙然起日預大政於朝廷機務匡贊為多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嚮風生民所以受其福者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擬於古之大臣高年期頤東面受饋為天子之國老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當宁之所倚毗天下之所仰望德與年而俱進如日升月恒則諸君之壽公者非以公為既老而實以禱公將來無疆之壽也夫壽命於

天亦天下之人所可以皆得然有德而壽乃為夫人之所願望古所謂壽考不忘萬壽無疆其詞悉歸於頌君子之德而已況天子之大臣澤被于天下天下誰不愛慕而欲其壽哉余讀尚書周公之所以告召公稱商之之六臣以為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六臣者惟其德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之所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以六臣之壽也康王命畢公亦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唯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周之諸公皆佐人主致

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被生民四方咸頼人主既永膺多福而諸公亦享壽耇顧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之不逮而公之盛德固所慕愛方日孜孜以求媲同寅協恭之盛如商之六臣周之三后俱躋遐壽以助成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與有頼焉是為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歴事孝武二朝今天

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内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葢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籍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

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勢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尚賓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况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

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宫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册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宫覩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宫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

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閎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徳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為御史大夫公敭歷外服垂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知上

意之所簡注其歳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十之誕
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子允端俱
赴試南宫遂將奉觴于公之堂而以夫人夀序見屬有
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與虢叔閎夭散宜
生泰顛南宫适之徒相與弼成文武之業用致世于隆
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
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豈即召公之配歟故曰國
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鳲鳩乃

可以配焉今天子叙彝倫以建皇極葢嘗頒慈宫之訓于海内舉北郊親蠶之曠典内則順叙隂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被于田野之婦人況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肅雍漸濡于王化之深者宜乎令御史大夫之夫人爲諸君子之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媿夫上之施澤于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鼈皆不失其性故恵篤叙無有遘自疾

萬年厭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雎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迨於鳥獸魚鼈則天子于是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耉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澧涇之楊為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予往往于南宫識之夫人歸于崑山為中憲大夫桴齋顧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為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簡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為宜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今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隆盛夫人自歸顧

氏為婦為母四十年享其福禄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内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予辱在姻末俾得而叙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誠壹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于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于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之

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于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為命非所言要以為所得為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為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于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予所以論夫人

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實以為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

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為天下之道非一

人之為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而王化成矣

君子之言性命者蓋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

為夫人頌焉

丘恭人七十壽序

丘恭人某省通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父母愛之

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于長卒皆予

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丘公盖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茗雲閒嫡于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與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禄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予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其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絶及憲副殂謝之

後諸子皆彬彬嚮學一誠以戊午復薦于鄉盖故家大族歷世久遠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里皆稱丘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來請頌禱之詞予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丘公以女予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享其福禄壽考至于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丘公亦不

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鳲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禄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娀方將纉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

自以為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

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于莒人之妻泰山

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為三代之民所以

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為然余少好觀古

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

有慕于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

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顧

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

蚤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予文為壽孺人以幼艾煢煢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為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予為童子讀書盧兖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俊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予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為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内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髣髴如其母云由是

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不幸如孺人之葆真全節其于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宫佐皇后親蠶宴錫繁縟備極榮寵宗伯方為黄門家勢隆貴而能以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于桃李艷陽之時凛然松柏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窶婦生長澹泊之中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為尤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之

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夏淑人六十壽序

武宗皇帝之世佞倖藉權侵撓朝政天下抗直之士排闥呌呼指切是非誦言於朝上終無罪言者之心卒寬解之以養直臣之氣而士多以保全故其時雖羣小簸蕩而天下之公議常伸國家之紀綱不壞此其所以延萬年之歴于無疆也吾鄉刑部侍郎周公時以御史言

事為奸黨所仄目陷於危害者數矣天下壯公之節而
幸公之卒有以自全晚年列於九卿進貳司寇盖將大
用而公薨矣有光未獲登公之堂最後與其仲子士淹
季子士洵游常論公之世而言當時之事如此又獲拜
夏淑人于里第觀其懿德令範以知公之行於朝廷與
其所以行於其家者有本也丙午之歲淑人年六十九
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諸與其子游者相戒以往跪拜
進觴有光因慨然思公之遺德而念今之去公之世未

幾也居公之位食公之祿未嘗之人也能不媮合茍容推折於萬乘之威而盡言天下之事者幾人哉以其身試不測之區卒保其要領而垂庥其妻子者又幾人哉公之間關海道也淑人嘗與其危其登陟臺府也淑人常享其榮矣今又以公之所遺者以教其子孫以樂其餘年豈非上之賜而國家之厚恩也哉有光既以語諸同事者遂書之以為淑人壽丙午歲嘉靖二十五年也自大理大獄之後天威益厲羣臣進言者多得罪故有摧折于萬乘之威及保其要領等語府君文往往感慨時事讀者須論其世莊識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太常卿朱公初以南畿少尹家居有白金文綺之賜戊申冬入覲寵賚有加有太常之命又賜飛魚一品服馳驛還鄉予嘗讀其家所藏書皆天子使中貴人傳語恩旨丁寧錫予優渥雖今位在九列從容侍從之臣得是者少矣崑山僻在江海之間然自昔以文獻稱於天下士大夫登朝籍鼎貴相望至於簡自帝心寵賜稠疊天子親為召大司馬至迎和門命勅符乘傳還鄉衣朱紅飛

魚服過里門長老歎駭焉公為太常卿之年年五十里中人士往為賀其後二年夫人鄭氏年五十里中人復往為賀予友某等先期來告於予請為文以致頌禱之意予尚識公為舉子時也及舉進士為行人為給事中聲華熾然觀其意氣直欲將百萬之師射獵青海勒功燕然而還中為用事者所阻然未有蒙被慁黷於去國之日赫然殊異若此者夫人鄭氏自宋華原王以來鄉里衣冠代不乏人而才德與之相配家門隆盛子孫滿

前其壽可賀也已予聞公居家喜方藥精於内學往者天子親問玄帝論詩之旨其事甚秘不可得而知也世傳赤松子服水玉止西王母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去果如所云則人間百年之期奚足為夫人祝哉因書之以致諸君子之意云　按太常以方藥得幸故文但言其被恩寵絶不及其他未復有神仙之說先太僕之不假借如此莊識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昔人稱外戚之家以女寵由至微體至尊窮富貴而不

以功為道家所忌故其後罕有全者然余觀宋顯肅鄭皇后之事盖有感焉后侍永佑陵以才人進既位中宫尤號端謹能抑損外家而靖康之難卒從以北族子居中在宰相府初不依后以進雖一時夤緣致位嘗主蔡氏然卒與之為異而燕雲之事尤能極論其害當時若用其説中國之禍猶有可言者方北遷之時后為金帥言家屬不預朝政請留無行故鄭氏之族不從以北然建炎詔所在尋訪流落江南僅滎國一人耳而華原王之

子大資乃居崑山其後器先父子皆知名而當時尚稱為侯王家至於今四百餘年譜系不絕豈不以顯肅之賢未嘗窮極其富貴而蹈古今未有之難故天之不絕其世如此正統間時乂舉進士有學行其子孫充仕為瑞安博士生令朱夫人以夫少宗伯之貴榮受冠帔士大夫之登朝與外戚恩澤固難以並論然鄭氏之澤流貤後世而及其女子可稱也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五日夫人年六十其姻鄉進士陳敬父來請為文以壽盖宗

伯謝世已五年而門户不改其二子克自砥礪不日有騰騫之望夫人之賢其與克享此所謂源逺而流長基廣而植固古諸侯之夫人稱姬姜豈不以其族哉前夫人年五十有來請為文者是時宗伯方受天子駢蕃之錫余為備著其事夫人臣而受天子之寵宜以為其家榮誠所當張而大之而諂子之徒以予有譏焉余復追鄭氏之世使人知夫人内外兩家之盛如此夫以天子之寵與顯肅皇后之世以為夫人壽多矣此文從抄本常熟本𨚫段有立

朝居官之大節等語恐太僕無此曲筆當是求文者自改之以致其家者莊識

宋孺人壽序

翰林學士莆田黄公之母鄭宜人年九十有六其女凡弟先後皆及九十其一合浦丞宋君配也宋孺人明年年九十矣物之美者莫難於聚故並蒂岐穗為草木之佳祥今黄氏諸女何其多壽也夫閩山海之奥區隔于甌越之中天地之氣閟而不發者數千年故今閩之物産博大豐碩離奇怪特茘枝龍眼海物之珍溢于大官其

為儒者振末緒扶絶統遠與洙泗相接而明經抱藝之士集于春官者常數百人掇危科躋膴仕著文章勲業於天下往往而是蓋淳和清淑之氣磅礴欝積得於人者是不一類彼其耆壽長年癯然山澤之間非世所載而與谿花野鳥娱玩四時以全其天年者必又多也然如黄氏之女皆以上壽萃于一門胡可得耶合浦君有子為崑山縣學諭學者愛之皆言更前之為教者數人未有如宋先生之德淳而氣和者也推本其所自固有

以哉宋孺人之生辰學者皆以為宋先生賀也夫愛其人者必愛其人之親愛其親者必願其壽考而康寧已願而得之矣其喜可知也則崑之士樂為孺人壽者夫豈出於外哉于是請余序其所以然而列書其賀者之姓名於左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李太淑人以子中丞貴再受封誥中丞奉使楚蜀太淑人就養荆州問安視饍朝夕不懈雖一日出必告荆州

人稱之會召還朝留佐御史臺尋予告歸忽有安山之訃太淑人治其喪為乞祭葬贈典恩榮至矣然獨以高年葬送其子中丞之沒不能無遺憾也其後六年年八十太淑人益康强而顧淑人與諸孫共養愈謹則猶中丞之存也將受賓姻之賀太淑人獨慼然不怡葢降服損饍久矣謝不肯當而諸孫請之不已女之壻管承時來告其誕辰在今二月九日余方有邢州之役已戒行為少留以為太淑人壽余與中丞少親善也中丞於交

遊閒獨奇余余久困不得志中丞第進士去為大官為人言未嘗不推先之以余之謬肰或傳其文用之以取科第多陰用而陽毀之亦或語不道唯中丞推賢於余古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孟氏謂蔽賢不祥則中丞之為大官固宜昨歲過華亭林少宰猶言往時李中丞鎮清源過之相稱道語少宰固知予尤以中丞言為重太淑人知余於其子平生交所亟稱者也又少為文會往中丞家飲食必豐潔太淑人所手調也余今得以

升堂拜太淑人義重於中丞之存日矣葢今日之壽天之所以啇於其子而豐於其母中丞可以無憾昔年梁上舍為顧文康公夫人壽請序於余中丞在上舍所見之謬賞云少保家得此文一篇多矣何用餘文為余不敢當此言今為太淑人壽念無中丞之賞而衰老鈍拙雖置之百篇之末且以為不可而通家故人之情則已獨至矣

許太孺人壽序

余嘗論許氏二百年來為崑山舊族昔我高大父以予初生之年作高玄嘉慶堂顧太史九和為之記稱承事郎許鵬遠者其弟鳳翔即今吏科右給事中伯雲之曾祖也兄弟皆以貲為郎家世豐饒至給事起科第官近侍得推恩封其父母而太孺人板輿晝鷁之官就養當世榮之先是給事之祖奉其母有壽母之堂給事以故宅作新堂仍其名予嘗為其堂記至是二月二十三日誕辰而明年則當七十之年吾吳中之俗重壽誕年至

艾始為壽客為文具儀物奉觴堂上主人迎延作樂懽宴以是為禮自艾以往則其禮每加給事以此不敢非也鄉進士王子敬與太孺人之孫上舍君為新姻且當計偕懼及事而禮有闕乃於今年先事修奉觴之敬以祝太孺人七十之壽夫古者有祝皆先事也於禮不亦善乎今妻壽毋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豈非古之先為祝者乎自今日以祝太孺人七十至於百年其可也子敬之先君子與封給事同州公同里巷相好也嬉遊過從

無虚日雖風雨晨夕一餐必相呼葢三十餘年前太孺人能記憶也今見其子與其孫又為相好奉觴為壽不以自喜乎人世百年之内追念往昔可感者恒多可以慰且喜者葢少也舉太孺人之於今日所見無不可喜者此人生之所難而給事之能樂其志尤不可及也是為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太夫人壽詩序

晉安孫侯初為令右扶風扶風人為生祠立石頌其徳

以最為太倉州守時海上用兵兵屯戍絡繹其境以萬數賦調加廣歲仍饑饉侯措畫有方勞徠不倦民甚德之江以南數千里間稱吏治之循良獨曰孫侯無與比者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太夫人以俱州人皆知太夫人之生辰其日吏民大會願為太夫人壽平時侯自奉其身不以絲毫煩民獨於是無所讓取其所謂頌禱古文詞歌詩者悉受而庋置之州人遂以為侯誠有愛於此也逾年又當太夫人之生辰其為古文辭歌詩益盛吾

聞侯之在州務為簡易廉靜於世俗之所侈大者一切不以為意顧獨以無用之虛詞煩州之人哉侯蓋亦自喜其有庇於州之人知州之人無所致其愛而不忍距逆其意且以是為足以為太夫人榮也已夫古之君子為民上有父母之道非以自尊奉厲威嚴日從事於文書法令而已其實如家人之相與饑寒疾苦無所不知而悉為之處有患則與之同其戚有喜則與之同其慶其民之報之亦如是豳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

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此之時上下之間可謂懽然矣今之為古文辭歌詩者固以見州人忠厚之至而侯之不距逆其意其於州之人尤有情也故嘗以為國家設官具法令而已而必選其人夫以父母之道治其民此豈法令之所及耶蓋其意亦以此望之而已若孫侯豈非行古之道者哉太學上舍王君某太倉衛人知好文學懼後人之軼其詞乃裒為卷而俾余叙之時嘉靖四十年六月某日此文從抄本與刻本異

朱太夫人六十壽序

兖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峰先生嘉靖十三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蓋未及廷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人夫人年方二十九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柏舟之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蓋又三十有一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應秀與余既同第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

母氏之壽爲請夫應秀之爲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爲士自初束髮爲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自得者乎夫人父母無恙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勞詩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更前之所歷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爲夫

人之壽又思得為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然之懷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者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及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

醬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也久矣然而無為壽者幽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為壽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為燕會以為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于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為文以稱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為壽者盍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又類於家狀其非古

不足法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濶略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為吳俗侈靡特如此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至其俗則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為能而請之不置凡為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為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為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最後同年魏郡李巳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為請蓋諸公之為之詩者多矣余獨為其詩序

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裒所得詩聮為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震川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震川集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李棟

震川集卷十二

明 歸有光 撰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為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為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之誕辰

留都士大夫咸為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于予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葢君之所以自號者其山下瞰具區倚扳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岡連被間之知其為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為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為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

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為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自謂己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為懌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

為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為壽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龎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恒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是三者為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貴與壽而薄于

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廼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横金衣緋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子弟被服華綺千人聚食崑之言富者

必曰顧氏自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夫人子

之于親茍唯布褐菽水以為養雖有顔淵之仁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為賀俾余叙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為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為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

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子孫綿延不絶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嗇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歴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為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釋褐為分宜令方著聲

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為人倜儻善自娛戲官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為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伯雲不為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異矣使伯雲不為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

耶同州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為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人是以為君榮而以伯雲為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日為君之誕辰盖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既為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為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騖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黄耉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騖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至黄耉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績之華未始異於世而得園綺之高焉

温淳甘膬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謌呼而笑傲當郡邑喧闐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静而壽之理歟予之内弟温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爲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爲至論先生迺可以著之於文而爲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鼓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内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

隆郊祀之禮子言殆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間迎至京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欝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為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荆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為

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為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殆未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為不盛然能逮祿養少矣已逮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為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强無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令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

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為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

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㢸於中而禠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其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竒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㢸於中而禠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

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禄秩比七品可謂有禄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期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

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宫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為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

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為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為進士者皆以柳子為師其承子厚指授為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為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

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即掛冠歸其鄉搆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為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鴈之感諸生某某為之遥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之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不無媿云此文錢宗伯汰之今仍存

甯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而為之相慶固宜況為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況於為吾兄弟之親乎嘉靖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而廣德甯錮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八十諸同年會於大受

之邸遥致其祝葢吾同榜之為其親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等耳而世以進士為榮未第於南宫儽然猶諸生也不特人之情為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不第亦已厭其為舉子矣臨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為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即瞑目但見子之為官不以子為舉子也即他日為

進士吾瞑目後但知子為舉子不知子為進士也大受受教跼蹐不知所為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耄年可謂能見子之為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為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倜儻有大畧鄉里敬服之有紛争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莫不帖然甞為大第燬於火又為之加大亦非世之没溺於名利者即其欲子之為官葢其為人風槩如此因為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為翁壽翁又見諸進士

為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綈永約孫應春迎君還𧟆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壻吳君其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

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猗頓之鹽烏倮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瑇瑁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跕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洺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黟歙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

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説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適世長往懐道藴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迨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内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

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為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為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

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晳而豐頥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耇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黒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即為壽前年先生猶為博士弟子激昂蹈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諸少年亦以為先生少故無為

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朞乃往為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子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為得其藴每酒酣輒為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黄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晳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

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羡彼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歳歳為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

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虚辭説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為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説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爾

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子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曰亨以姨之子從予學皆來請予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子有愛子之戚方與曰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曰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强壽考

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為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户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為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髭彼兩鬢泛泛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為日亨書之又為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為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尚垂髫見余握

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兄即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光禄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遂不復往而獨顓教其子令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明年為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為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尭

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為壽至期張設之盖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為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兄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賔朋雜沓笙歌滿耳而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為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為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

適濬甫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黄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為序

周秋汀八十壽序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為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九人

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日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葢造化鈞畀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氊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

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于莊子逍遥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絶累絶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為彭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遥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為序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内祖也歲己亥翁年七十十月某日爲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爲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别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爲渡船周家云翁饒于貲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耒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爲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

爲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爲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爲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爲樂也豈真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爲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俊

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子建志乎古者予是以及之盖予之序可無作而子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宫為弟子員同為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為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為弟子員

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县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為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為歡葢龔氏之居枕傴僂蕩𣶏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園畛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

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為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為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濵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為學生而餘子皆

向學不墜其教云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子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搢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尚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為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為翁壽而予友盛徵伯任

允恭游翁父子間予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閭閻之子一日而富貴自相誇尚以為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為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以下相為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人其科第仕宦不絶於世亦往往為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

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寖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為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為徐氏壻徐某方受學于予為言其子之意以為飲酒宴會未足以為親懽必求予之文予謂文者道事實而已其義可述而言足以為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書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耄曰耋曰期頤可乎生於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自七十至于百年

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為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不亦為人子者之所樂耶豳風之詩周公為其君稱先王之業而道其豳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桑治田墐戶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將暮之日不過為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為祝

蓋使天下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城頗以畜賈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即其所以為安者故能及時以為樂所居在闤闠都會之地而其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其又言君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為多厚德以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人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茍試之也自進士之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為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念遠方之民歲遣

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否而御史所至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陟者恒于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罰矣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恒于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

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逡廵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為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究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于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為是當

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為誕辰予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于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為漫衍卑諂之談以為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追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弟十

有二人今皆已零謝而唯六毋舅存隆慶二年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毋舅之生長有光方會朝京師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為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毋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祖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人足兄弟怡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

徭賦蹙耗矣而河南兄以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不振惟獨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六母舅保有世業葢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歸然獨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夔年亦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

遥遥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續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為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

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齗齗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

弟子静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别號弦齋云

前山丘翁壽序

吴郡太湖之别為澱山湖湖水溢出為千墩浦入于吴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之欝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家時過其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子弟某乃為予言

丘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爲秦柱峯培塿小丘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號翁年五十餘即付家事其子日遊延福寺中與緇素之流爲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有無不知也予未識丘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爲人生百年之内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騖而無所止而翁以未老而傳雖其家事亦無所問況於人世之榮名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

求起廢而更進乎史稱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為小吏來謁必朝服見之有過失為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于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為生産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丘翁貴顯於世葢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十誕辰其姻黨因予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于少時所熟遊處為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之

戚思吶壽序

戚思吶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間非車馬跡所至喧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蔬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于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

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為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為難是以厖眉皓髮之叟必在于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

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于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為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為淫侈然於養生之禮未能具也獨隆于為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為盛會又有壽之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睇其壁間之

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横目二足之徒皆可為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已故凡來求文為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于横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昇之為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予家舊業而後失之子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葢吴淞江水灌溉之利為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

新江驛於此新江即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異售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獲將存其人耳君居華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贏自給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寛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害者也子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爲壽煌煌乎玉堂金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君

之實者宜有待于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尚少也則君今之為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之為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鈔本作效華封人祝令天子萬年之壽其可乎今從常熟本

東莊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衣敝緼袍不恥與狐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為貨殖傳後之為史者訾之以為崇

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為不然彼以李陵之禍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為此言哉其稱衣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為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為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為縣在瀕海然其

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為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賙恤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為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為君非獨饒於貲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為之序云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為沉湖沉湖之東為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遥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从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葢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冢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為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

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為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即翁之所以為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為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宫有檜蓋蕭梁時物

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古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為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絶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為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顧因張君為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于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為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圮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弟子見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擬于素封其稱于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為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

為余乞翁為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于百歲每一紀則為大會盖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為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為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于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和稱其為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

陽子之稱連處士孚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為吏事所拘東望能不悵然矣乎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夔為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召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為讌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却僕從騎行

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甚親信之而為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即未嘗不盡心為之排難解紛始以選調旗手衛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公殁而翁自是少至京矣獨今歲一至而騎馬陸行馳驟如飛人見之殊不類七十歲人也人才如翁使之當事真可任宰相知人不謬令老而康强其壽未可既吾邑人才如翁後來豈易

得哉或曰錢氏世有壽考葢以為隂德所致翁祖贑州文學壽八十四父春林君壽八十二里人稱贑州當攝守事活死囚四十餘人一道士被釋以金為謝贑州却之道士園有竹千竿截其尤巨者為爐旦夕焚香禱祝臨行以為贈今錢氏竹爐猶存余今觀翁之壽必能過於前人而果以為有隂德其世當有興者翁尚能及見之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淞江之上有隱君子曰夢雲先生沈氏其達生適嗜玩世不羈之士乎友人朱君某以先生六十來徵文為壽竊承下風久矣蠹食穹壤敢妄意少裨益於生人雖有身而不自知惜也聞先生出入三世之書及今而腎藏不衰骨體堅壯殆必得之深者願因而請質焉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應天之氣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倍之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為一周是非先生之

年耶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地自然之運也是胡天地之運無終窮而吾人壽敝天地者未之見耶豈不以天氣也無形也地形也無情也即天地而較之地滯於形已不能與天並其久况有情之物與天地較耶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之運不長得其平况滋蕃長育乎其間者顧悉得其冲不觸其乖耶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謂其順相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救不能不勝未有勝而不復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是

故天地之運悠久而無疆耶人之有形也不盡值其氣之冲五藏之氣乘之出而喜怒思憂恐之情不能一一中其節其相勝之氣又安能如天地之相救而能復耶是故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者其天耶由八歲而八八浸實而浸虛者其人耶人不得與天地並不可並者陰陽之體耶可並者變化之用耶變化之為用在天為玄玄生神在地為化化生五味在人為道道生智善攝其生者殆所謂以道而神御者耶抑有餘不翼於勝助不及

不贊其復喜怒思憂恐一而莫之能亂天之勝也其復以天人之勝也其復以人復以人人亦天也上古之真人與太極同質而無敝豈誑我耶先生之從子果從余遊稱先生骨清而神朗意豁而氣和行其胷襟不與世縛少年嘗遇異人於月下怳然覺悟物外烟霞之想寤寐尚其依依果爾先生之養非人所能窺其壽亦非人間之數可得而計奚一再周之足云耶經曰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已先生之濟物博矣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

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人之情皆有樂與不樂二者因所遭而異又有不然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能自適即其樂恒然雖有所不樂不能易也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之俗其人安于不樂故欲其樂終不可得也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陳之俗其人安于樂故欲其不樂終不

可得也夫以憂深思遠儉而有禮為有堯之風視幽公之荒淫棄業亟會歌舞固不可同日而語然世之君子姑舍此而論吾人生世誠無幾獨戚戚不自聊乃非所以順性命之情故雖唐之儉君子譏焉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間以為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有為應之雖百年之内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自苦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令以人之身涉于無涯之中極一世之心力終不能有

所覬則亦何苦役役舍吾之可樂以易彼哉且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莞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人之生有此耳能自樂者其人之生常以百歲能當乎人之數百歲以其于天地獨見其高厚日月獨見其昭朗風雲山水獨見其變態四時花鳥獨見其靚麗稻粱醴膳獨知其味宮室莞簟獨知其安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獨知其有情彼不樂者百年之内惛惛罔罔而又何知哉余少時有志于古豪傑之士常欲黽勉

以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世之倏忽即年少得志躐取卿相之位至于今日亦不必能以有所立卓然如古之人者其摧敗必且為世之所指議予亦何羡哉予鄉碧巖戴翁少而知樂至老飲酒虞戲如一日余意翁之觀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粱醴膳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必有異乎人者也于是翁年七十縣中諸進士與其子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噫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

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為然姑為之序之

杜翁七十壽序

杜翁居郡城中敦尚禮義教其子讀書數延名賢與之遊處三子皆自刻勵為學官弟子予友陳子行嘗館於其家是時子行試南畿為首選一時之人爭詣子行之門求為弟子恐不能得獨杜翁乃能延致其家子行見予數稱其賢而子行之兄子達讀書南禪寺中性剛直於人少所往來獨與翁父子親善其見予稱翁之賢如

子行也予未識杜翁往歲與子達同赴南宫從郡中行過杜氏之門少憩焉已謝其主人而去子達乃告予此向所稱杜氏者也而子達不先言翁竟亦不知予然予於陳氏兄弟得翁之為人悉矣今年翁七十時子達尚寓南禪寺數見翁之子言翁以五月日為其誕辰求一言以為壽而予於子達不能辭也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凡老者所宜得在於安與飲食之而已杜氏之奉養無鈌而三子恂恂不

達其志此非所謂燕而能饗與食者乎記又曰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老而傳者何也人生自少壯皆求所以自樹立至於七十無可為矣而必有可傳者翁以詩書禮義貽其子非其可傳者乎夫年至七十古人以為難而人子之心孰無壽考萬年之祝然無可傳不能無媿於其父無燕與饗食之不能無媿於其子兼是二者此子達之所以為杜氏賀也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昔我歸氏自工部尚書而下累葉榮貴迄於唐亡吳中相傳謂之著姓今郡城西有歸王墓云宋湖州判官以來益微不振以宗强為鄉里所服而已素節翁當洪武時避難携妻子轉走巴黔之間所至有神人擁護相導之得以無死人以吾歸氏為神明之胄世當有興者然至今未之見也素節翁有七子吾曾王父為世嫡曾孫而存默翁寔曽王父再從弟之子也始素節置别業於縣東南三十里所吳淞江之上地名緑葭浜時諸子弟

以宮室裘馬馳騁縣中而季氏獨分居緑葭浜以耕田為業逮今五六十年間吾王父厘厘能保其故廬延詩書一綫之緒如百圍之木本幹特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日之扶疎而七子之宗存者無幾矣今吾存默翁獨能自持於艱難困阨之餘異時季氏之宗與翁聚居者目所及見猶有十餘人惟翁一人在耳是十餘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若七宗之子孫則數百人惟翁一人在耳是數百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豈不可貴而可賢哉

有光自惟年八九歲時聞故隣盧兖州家有譜系遺訓而曾王父先討偕在京師時館閣諸老如宜興徐文靖公長沙李文正公同郡吴文定公王文恪公所為文章甚衆後遂獲序次歸氏族譜顧令垂老不遇於時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見吾存默翁不能不為之喜也素節翁至吾王父皆年近百歲則壽自吾家所有於存默翁無容祝禱之矣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予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君為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登南榜者士二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為二十八人一時以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為同年而君登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選為都水主事三十二年分司臨船牐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懽然有故人之情其後君遷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去郡城一舍而近然余少入城市遂隔絶不相知以為君猶在高州也四

十年余在京師君之子止信懋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君是歲年六十求朝貴詩聯為大卷將歸為壽請余序之余許之而未果令年余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為言夢余登第而余果得第夫以一第不足為重而懋孚别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又前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君同年之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會懋孚復以前序為請夫君之子斬余第於夢寐之間而余靳為君壽於詞章之末以為非人情因遂書之而嘆君

之徜徉自恣於世外而余之馳騖而不知止也

震川集卷十三